

小朋友長期「猝眼」可致錐形角膜

眼科專科醫生 陳家傑

在小朋友成長的過程中，有一些小習慣可能我們會忽略，長遠下來會影響健康。關於眼睛健康方面，小朋友「猝眼」就是一例，當眼角膜長期受壓，就有機會患上錐形角膜，嚴重影響視力。因此家長如果發現小朋友有這個習慣，就要加以阻止，並使用其他方法，幫助他們舒緩緩癢的感覺。

錐形角膜並非一種罕見的眼角膜疾病，當小朋友長期用手使勁揉擦眼睛，眼角膜就有機會因受壓而變薄，並逐漸向前突出，形成錐形角膜。錐形角膜當然會影響視力，嚴重的更會造成眼角膜結痂，甚至穿孔。患者的視力會因角膜的弧度改變而出現散光問題，而且都是不規則的散光，矯正具有一定難度。因此家長要特別留意，如果小朋友的散光問題不斷加深，嚴重至幾個月就要更換一次眼鏡，可能就是錐形角膜的警號。

當眼角膜的弧度受影響至一個嚴重不規則程度，屆時就已經不能依靠眼鏡改善視力，需要利用一些硬的隱形眼鏡，將突出的角膜稍為撫平才能改善情況。如果錐形角膜持續惡化，患者會因角膜過分突起而連隱形眼鏡都戴不下，到時就唯有考慮用手術方法處理了。

醫學界以前認為錐形角膜是一種遺傳病，但卻一直都未能找出該組基因；然而近年就有更多研究指出，錐形角膜的形成，可能純粹是一種物理現象影響下而產生的病症。因為發病者年齡大多數是十多歲，他們很多時都有猝眼習慣，並且持續多年。亦有其他風險因素，會促使小朋友更容易患上錐形角膜，如他們本身有過敏問題，即有鼻敏感、皮膚敏感等，當痕癢情況經常出現，就會增加他們猝眼等機會。因此在這些情況下，家長除了要處理他們的過敏問題外，亦要特別留意小朋友的眼睛有否出現錐形角膜問題。

記者不易

何 婕

十一月八日凌晨，剛過零點，我在微信朋友圈發了一句：「記者節快樂，我的小夥伴們。」之後便倒頭睡去，早上起來看到七個讚，三條回覆，其中兩個都是媒體圈的老師，時間都是深夜。

這是我入行以來的第六個記者節，雖然已經離開了香港，也不再是正兒八經的新聞記者了，但仍舊從事媒體工作的我和往年一樣，在工作中度過。所謂的節日，總要給過節的人某種榮耀感、自豪感或欣喜感、幸福感。而在中國做一個記者，又有什麼可以自豪的，這個職業能給自己帶來何種榮耀呢？我的答案是我在媒體崗位上堅持至今的理由，即便這個理由已漸漸式微。

曾經讀過一篇媒體前輩的日誌，分析眼下紙媒的發展前景，引用《京華時報》一位老總的話說「紙媒的嚴冬到了。」那時候是大約兩年前，如今，紙媒的嚴冬好像越來越冷。報紙遭電視、網絡等強勢或新興媒體的衝擊，並不是最近的事情。網絡剛剛勃興時，有人就預言將給報紙尤其是日報帶來衝擊，隨著時間推移，這個衝擊波越來越大了一。覺醒來，還有多少紙媒能活着，誰也沒有把握。如今許多紙媒都有了電子版、手機報、微信平台、微博，在強調時效性方面，紙媒似乎是完敗與網絡的，畢竟在人家已經上千轉載、成百個讚的時候，紙媒的記者剛剛組稿完畢、寫了稿簽、傳至稿庫、等待編輯簽字、美編排版、三遍校對、值班編輯簽字、傳至印廠。

電視、網絡並不能淘汰紙媒，不同形態的媒體之間有着很強的互補性。值得欣慰的是，老齡化嚴重的社會問題似乎成了紙媒存活的救命稻草，畢竟很多老年人還是習慣看報紙多過習慣上網。問題是，不被淘汰的紙媒只是那些市場化程度高，能被平民讀者認可的紙媒，而其他小報只能在生存問題的逼迫之下面對日漸下降的社會地位，以及不知何日無法繼續運營下去的高度危機。

然而，傳統媒體行業的衰弱並不是最讓人難過的地方。當記者不再是「無冕之王」，當記者開始被社會所害怕和恐懼了，媒體人如我，內心是極度悲涼且恐慌的。曾經流行的一句「防火防盜防記者」，反感背着相機拿着話筒的記者的民衆，以及那些對調查記者喊打喊殺威逼利誘的情況……都讓媒體從業者恐慌，亦讓新聞播報者心涼。

「黑幕重重暗箱操作，記者怎麼不出來曝光？」「醫鬧越來越多，醫生的工作生存環境越來越不安全，記者怎麼不出來譴責？」……當這樣的指責之聲越來越多的時候，我想，記者這個詞的在這個時代正義的象徵已經慢慢變味了，不是記者本身變味，而是普羅大眾對記者這個職業的認知變味了。

我仍記得，當我第一次以一名記者的身份踏進報社大門時，我曾立志要在不違背自己道德意志和價值觀的前提下把這個工作做成一份事業，五年過去後，理想沒變，只是動力越來越少。

我想說，我們是記者，因為我們有理想，我們是「新聞民工」，因為我們也有無奈；我們是領跑者，因為我們有動力，我們是「被打者」，因為我們也有被漠視的時候；記者，雖然是「無冕之王」，但是，我們得到的防範往往比尊重更多一點，我們遭受的屈辱也往往要比可敬更多一點。

所以，我想問，當記者為民發聲的時候，又有誰來為我們記者說話？

所以，我呼籲維護記者合法權益的法律出台，呼喚社會不再對記者戒備重重，呼喚民衆學會尊重記者。

記者節已過，各位工作在一線，二十四小時待命的記者們該找個時間歇歇了。敲下這樣的文字後我才又突然想起，記者節本就是一個不放假的工作節日，十號風球都要奔赴一線採訪的記者，在離開行業之前，又哪裏會有真正休息的日子呢？

我知道，作為一個媒體從業者寫下這樣的文章，難免有自憐自愛的可笑之嫌，但我依舊希望讀到這篇文章的你能明白，記者不易，而你所了解到的每一單新聞，每一條資訊，也都來之不易。

自由談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旋轉舞台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閒旅人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蜚纖垂髻服

陳劍梅

形容之謂「蜚纖垂髻」。所謂「纖」是指腰部下垂為飾的絳絳長帶；所謂「髻」是指衣服下襠相連接的三角形飾物。我的裙上只有刀形的裝飾，配輕盈的襪帶，亦是那個年代的時款。我的髮式按出土磚畫上的圖像及傳顧愷之的「烈女圖」設計。魏晉南北朝期間，女子流行用假髻，高而危斜。魏制規定假髻為命婦的首飾。

服裝設計的過程中，我不只學會了文化和歷史，還重新認識到古代中國女子的生活文化、修為及審美標準，自行補充了從前殖民地教育欠下我的幾個篇章。原來中國女子從來活得那麼精彩，從前讀正史都錯過了。

沒多久前，我穿魏晉南北朝的一款蜚纖垂髻服，上襦下裙，款式上儉下豐，部分緊身，袖口肥大，下襠寬鬆配有刀形傳統裝飾，感覺秀麗瀟灑。此種女性服裝，在西魏時期已經開始流行，敦煌壁畫上有記，肖像都按功德主的模樣繪畫。當年女子的深衣下部可加襪髻，古人

情有獨鍾是大理

陳 綺

因為查良鏞老先生駕鶴仙去而再次翻閱金庸武俠小說的人，相信近來不在少數。但凡熟悉金庸小說的人都知道，老先生對大理國情有獨鍾。

《天龍八部》裏，有三分之一的情節是在大理國。在金庸筆下，大理國有夢幻的無量山劍湖宮，有浪漫的大理古城，有神秘的天龍寺。天龍寺也就是現在的崇聖寺。另外，在《鹿鼎記》的末尾，韋小寶帶着他的七個如花似玉的老婆溜之大吉，隱居的地方也是大理。金庸先生這樣寫道：「夫妻八人依計而行，取了財物，改裝來到揚州，接了母親後，一家人同去雲南，自此隱姓埋名，在大理城過那逍遙自在的日子。」

我們知道《鹿鼎記》是金庸的封筆之作。也就是說，金庸武俠江湖最後的隱居地，不是江南，不是漠北，不是桃花島，而是大理。於是，問題來了，為什麼是大理？

查閱資料後發現，金庸寫《天龍八部》和《鹿鼎記》的時候並沒有來過大理。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大理政府給金庸頒發榮譽市民，他才第一次來大理。所以，在此之前，大理國就全是金庸先生的想像。

但是只把大理國看成浪漫想像是不夠的，我想，其中必然還有其他的原因。

首先，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便可見端倪。當我們讀金庸小說的時候，很容易忽略它的原產地是在香港。那時香港受英國殖民統治。而金庸小說的第一批讀者，其實是一批通過各種途徑，抵達這個邊緣孤島的中國人。如此想來，金庸的武俠江湖，很大程度上就是在那個特殊的年代、特殊的人群對於家國故土的理想和懷念的一種精神寄託。

而在中國上下五千年的歷史上，一直以華夏中原文明為正統，與周邊各少數民族不斷衝突融合。在這些邊地民族的衝突融合之中，偏居西南的南詔、大理國跟中原王朝的關係，總體上來說比較溫和，不像北方和西域的游牧民族那樣給中原王朝帶來巨大的生存壓力。

比如，《天龍八部》裏的大理段氏，跟中原王朝就沒什麼大衝突。而北邊的契丹跟北宋的關係就非常緊張，常常會出現你死我活的情況——雁門關慘案就是因此而發生的。這跟西南地區的地緣隔絕有關。南詔大理國很早以前就接受了中原文化。早在秦漢時期，漢字就傳入了白族人聚居的地域。西漢時在洱海北邊設葉榆縣。但是中原王朝從來沒有徹底征服過南詔和大理國。大理國跟宋朝關係也一直比較和平，宋朝為了跟北方游牧民族打仗，還要來大理買馬。

由此可見，大理國既接受了華夏文明，又保持獨立，而且跟中原王朝相對和平。那麼，內憂外患之時漂泊在香港島的金庸對大理充滿和平友好的浪漫想像，也就不奇怪了。

除此之外，大理還是個佛國，是南方絲綢之路和茶馬古道的重鎮，地理位置離東南亞，西藏和古印度都很近。早在公元八世紀左右，佛教就已經傳到了南詔。到了大理國時期，佛教已經在洱海周邊地區相當興盛。

金庸出生浙江海寧世家望族，但是他一生經歷坎坷，後來漸漸有了虔誠向佛之心也是可以理解之事。

雖說出身顯赫，但金庸的母親和弟弟都在日本侵華時期死於戰亂，父親又在五十年代被槍決（後被平反昭雪）。說到底，他並不是無憂無慮的世家子，而是身世飄零的異鄉人。關於金庸希望皈依佛門的心路歷程，你我外人當然只能大膽猜測，無法完全了解並佐證。但是在他筆下，少林始

終是名門正派的代表。而許多絕頂高手也是佛門中人，比如一燈大師，又經常被稱為第一高手的掃地僧——一燈大師就曾是大理國的皇帝，後禪讓帝位出家為僧，是天下五絕之中的「南帝」；而掃地僧簡直是禪宗六祖慧能的翻版。

從這個角度來看，金庸對大理國的美好想像，想必跟大理自古為妙香佛國也有些關聯。

再說說來自大理國的段譽，在《天龍八部》中，他是個反對武學的小王爺，卻偏偏在一些因緣巧合之下學會了六脈神劍這樣的絕世武功。金庸曾說，如果讓他選一個自己筆下的人物來做，他願成為段譽，因為「他身上沒有以勢壓人的霸道，總給人留有餘地。」而段譽在歷史上真有其人。他的原型是大理國第十六位皇帝段正嚴，又名段和譽。據記載，段正嚴勤政愛民，是個好皇帝。段正嚴晚年因為幾個兒子爭權奪位，心灰意冷之下，禪位為僧出家無為寺，高壽九十四歲而終，是大理國在位最長、活得最久的一位皇帝。

金庸先生於今年十月去世，也是高壽九十四歲，或許，這就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吧。

我不知道去過大理之後的金庸是否還將它視為心中的「理想國度」，但我相信，如今的老先生，必然已經在他的天堂淨土中安息了。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旋轉舞台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雲南大理是金庸筆下的「理想國度」

## 關於錯過的故事



▲電影《你好，之華》講述了關於錯過的青春故事

之華勇敢，以至於如今的我也只能將年少青春的往事定義為「遺憾」，然後塵封在記憶裏。

我佩服中年之華的坦然：她可以把那樣一段的青葱歲月就此放下，三十年後再次遇到尹川，委婉又不失禮貌地拒絕尹川

鍾林芝

的邀請小坐。回家後丈夫的誤會和怒摔手機導致她想找個傾訴對象。她給他寫信，字裏行間皆是平常的嘮家常。她不留地址刻意的保持距離。

可記憶裏那些鮮明的青春活了起來，她想到了自己那些敢愛敢恨的日子，突然想起自己也是年輕過的。她不畏懼於年少的暗戀失敗，只是想找個共鳴體懷念一下逝去的青春而已。之華小心翼翼地試問尹川是否還記得自己，她開始期待著尹川的回信。尹川的突然出現，之華慌亂的攔截紅那一段。影院裏的人都不由自主地笑出了聲，大家彷彿都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無論是什麼樣的女人，當以前喜歡過的男孩出現，或者說是老友突然出現，她總是會塗個口紅讓自己氣色變好一點再去見面的吧——做出一副：你看，你不用擔心，現在的我好好的，我們仍然可以談笑

風生也可以對酒暢飲的瀟灑模樣。

這裏有一個細節讓我對周迅的演技豎起了一個大拇指：在和尹川談到之南去世的事情，尹川問之華是什麼病，之華回答說是抑鬱症，對外都說是病死的，其實姐姐是自殺。說到這裏的時候之華本來想在尹川面前鎮定一笑帶過，可彎起嘴角準備一笑而過的她突然控制不住地變成了哽咽再到泣不成聲。

之華無法淡然的陳訴姐姐離世的事情，在親情面前，她脆弱又無助。

之華的痛楚、之南的自殺，都是錯過。它們最終既化為一道道訴滿失落的漣漪，又化作漫長冬日裏的一點暖陽。

放映結束之後，大家似乎都無沉淪之意，反在追問岩井俊二，何謂「最好的自己」。這大概就是這部電影所給予的願景：我們的人生由錯過組成，常常不能如願，每個人都總要被迫長大，面對自己童真的失落，並活出敢愛敢恨這樣的模樣，終究，學會接受錯過，才會看到人生中不同的光亮。